

天問纂義

游國恩主編

天 問 纂 義

游 國 恩 主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5¹/₂ 印張·2 插頁·334 千字

193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9,500 冊

統一書號：10018·506 定價：1.75 元

本編選輯舊說總目

王逸

楚辭章句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版楚辭補注本

顏師古

匡謬正俗藝海珠塵本

柳宗元

天對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柳宗元集

李賀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蘇鶚

蘇氏演義函海叢書本

邱光庭

兼明書寶顏堂秘笈本

洪興祖

楚辭補注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

洪邁

容齋續筆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楊萬里

天問天對解豫章叢書本

朱熹

楚辭集注中華書局重刊影印宋端平本

吳仁傑

兩漢刊誤補遺知不足齋叢書本

王應麟

困學紀聞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劉辰翁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桑悅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楊慎

譚苑醍醐函海叢書本

陳深

陳深批點楚辭明刊朱墨套印本

王世貞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孫鑣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焦竑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張鳳翼

游國恩先生舊稿選輯，版本不詳

胡應麟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馮覲

明馮紹祖校正楚辭章句本引

張萱

疑耀嶺南遺書本

林兆珂

楚辭述注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

鍾惺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陳仁錫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汪仲弘

附見汪瑗楚辭集解明刊本（日本上野圖書館藏本影片）

周嬰

卮林湖海樓叢書本

黃文煥

楚辭聽直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

方以智

通雅清康熙五年姚文燮序校刊刻本

李陳玉

楚辭箋注清刻本

蔣之華

七十二家批評楚辭引

周拱辰

離騷草木史清道光二十六年重刊周孟侯全書本

陸時雍

楚辭疏明輯柳齋刊本

蔣之翹

柳河東集輯注四部備要本七十三家批評楚辭集註明天啓六年刻忠雅堂藏板

張廣漢

離騷草木史引

王萌

楚辭評注清乾隆三十五年致和堂刊本

王遠

附見王萌楚辭評注

錢澄之

莊屈合詁清斟雅堂刊錢飲光先生全書本

顧炎武

日知錄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年排印本

王夫之

楚辭通釋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毛奇齡

天問補注毛西河先生全集本

賀寬

飲騷揚州古舊書店抄清康熙間刊山響齋別集本

賀貽孫

騷筏清道光丙午重刊水田居遺書本

林雲銘

楚辭燈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樓刊本

徐煥龍

屈辭洗髓清康熙三十七年無悶堂刊本

徐文靖

管城碩記清乾隆九年志寧堂刻徐位山六種本

張詩

屈子貫清嘉慶三年膠城萬春堂刊本

蔣驥

山帶閣註楚辭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排印本

王邦采

天問箋略廣雅叢書本

江永

古韻標準粵雅堂叢書本

姚培謙

楚辭節註清乾隆六年刻本

邱仰文

楚辭韻解清乾隆三十七年碩松堂刊本

吳世尚

楚辭疏清尚友堂刻本

屈復

楚辭新注清道光十五年青照堂叢書本

夏大霖

屈騷心印清乾隆三十九年一本堂刊本

高秋月

楚辭約注清康熙年刻本文粹堂藏板

姚範

援鵠堂筆記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陳遠新

屈子說志清乾隆年間慎余齋刊本

奚祿詒

楚辭詳解清乾隆九年知津堂刊本

劉夢鵬

屈子章句清乾隆年間裴青堂刊本

戴震

屈原賦音義 屈原賦注清乾隆二十五年汪氏刊本

毛鄭詩攷證昭代叢書本

趙翼
陔餘叢考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桂馥
札樸心矩墨叢書本

李調元
已齋瑣錄函海本

胡鳴玉
訂譌雜錄清嘉慶二十四年湖海樓叢書本

陳本禮
屈辭精義清嘉慶十六年袁露軒刊陳氏叢書本

王念孫
讀書雜誌清同治九年金陵書局重刊本

廣雅疏證戴輔叢書本

王引之
附見王念孫讀書雜誌廣雅疏證

方績
屈子正音清光緒十年名德堂重刊本

胡文英
屈騷指掌清乾隆五十一年富芝堂刊本

梁玉繩
漢書人表攷廣雅叢書本

朱亦棟
羣書札記清光緒四年竹簡齋刊本

張惠言
七十家賦鈔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手稿本

胡澹源
楚辭新注求確清嘉慶二十五年務本堂刊本

郝懿行
山海經箋疏四部備要本

俞正燮

癸巳存稿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鄧廷楨

屈子正音引

江有誥

楚辭韻讀清嘉慶二十四年刊江氏音學十書本

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清光緒十三年上海積山書局石印本

丁晏

楚辭天問箋廣雅書局本

吳景旭

歷代詩話清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沈濤

銅熨斗齋隨筆校經山房叢書本

俞樾

讀楚辭楚辭人名考清光緒二十八年春在堂全書本俞樾雜著

王闓運

楚辭釋清光緒二十七年衡陽綢綺樓全書本

孫詒讓

札迻清光緒二十年刊本

徐鼎

讀書雜釋金陵叢書本

姚樸

屈賦微引

馬其昶

屈賦微清光緒二十五年集虛草堂叢書本

曹耀湘

讀騷論世北京圖書館藏手稿本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倬傖，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一作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洪興祖曰：天問之作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事物之憂，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爲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

陳深曰：特創爲百餘問，皆容成葛天之語，人神出天，此爲開物之聖，後有作者，皆臣妾也。
王世貞曰：天問雖屬離騷，自是四言之詩，但詞旨散漫，事跡惝怳，不可存也。

馮觀曰：屈大夫作忠造怨，正志離憂，是以觸目激哀，無之焉而不爲憤懣，若曰此莫非天地之物，而胡其順逆得喪，大小衆寡之不齊若是。蓋陰寓其忠不見報之意，此天問之所以作也。

張晞曰：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揚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爲然也。此文既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爲一說，當時未必相綴屬者；原沉江後，後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舊作。汪仲弘曰：蓋天無顯言而有默命，問無專指而意有獨存。篇內一千五百餘言，總所以明天命之一言，一百五十餘問，總所以明命不于常之一問。

李陳玉曰：天道多不可解。善未必蒙福，惡未必獲罪；忠未必見賞，邪未必見誅。冥漠主宰政有難詰，故著天問以自解。此屈子思君之至所以發憤而爲此也。不曰問天，曰天問者，問天則常人之怨尤，天問則上帝之前有此一段疑情，憑人猜揣。柳子天對失其旨矣。○又曰：天問當分作三大段，自曰邃古之初起，至曜靈安滅止爲上段，共四十四句，是問天上事許多不可解處。自不任汨鴻至烏焉解羽止，共六十八句爲中一段，是問地上事許多不可解處。自禹之力獻功起，至末忠名彌彰止，共二百六十一句爲後一段，是問人間事許多不可解處。

王夫之曰：按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固原自所合綴以成章者。逸謂書壁而問，非其實矣。逸又云，不言問天，而言天問，天高不可問。說亦未是。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舉天之不測不爽者，以問憚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爲天問，而非問天。篇內言雖旁薄，而要歸之旨，則以有道而興，無道則喪。黷武忌諫，

耽樂淫色，疑賢信姦，爲廢興存亡之本。原諷諫楚王之心，於此而至。欲使其問古以自問，而躡三王五伯之美武，違桀紂幽厲之覆轍。原本權輿享毒之樞機，以盡人事綱維之實用。規璣之盡，辭於斯備矣。抑非徒深憤舒愁已也。

賀貽孫曰：天問一篇，靈均碎金也。無首無尾，無倫無次，無斷無案，條而問此，條而問彼，條而問可解，條而問不可解，蓋煩懣已極，觸目傷心，人間天上，無非疑端。既以自廣，實自傷也。其詞與意，雖不如諸篇之曲折變化，然自是宇宙間一種奇文。舊注云，靈均見楚有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楚人哀之，因共輯述。吾不知今之擬天問者，果何所感觸耶？豈無病而吟，不哀而哭耶？然離騷與九歌九辯難擬，天問易擬，以天問中有古事可搜求，攤書滿案，即可成篇也。惟其易學，所以不及諸篇。然則爲文者，當爲其不易擬者，擬古文者，亦擬其不易擬者，斯可矣。

林雲銘曰：一部楚辭，最難解者，莫如天問一篇。以其重複倒置，且所引用典實，多荒遠無稽，故王逸以爲題壁之詞，文義不序次。而朱晦庵集註，闕其疑、闕其謬者，十之二三，使後人執卷茫然，讀未竟而中罷，余嘗惜焉。茲細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興亡作骨，其所以興在賢臣，所以亡在惑婦；惟其有惑婦，所以賢臣被斥，讒諂益張，全爲自己抒胸中不平之恨耳。篇中點出妹喜姐己褒姒爲鄭袖寫照，點出雷開爲子蘭上官靳尚寫照，點出伊尹太公梅伯箕比爲自己寫照。末段轉入楚事，一字一淚，總以天命作線，見得國家興亡，皆本于天。無論賢臣，卽惑婦、讒諂，未必不由天降，或陰相而

默奪之，或見端於千百年之前，而收效於千百年之後。天道不可知，不得不歷舉而問也。至於引舜象王喬二姚簡狄女媧昭王穆王幽王齊桓彭鏗吳光子文，皆逐段中錯綜襯貼，反擊旁敲，原不分其事蹟之先後，點染呼應，步步曲盡其妙。看來只是一氣到底，序次甚明，未嘗重複，亦未嘗倒置，無疑可闕，亦無謬可闕，世豈有題壁之文能妥確不易若此者乎？其從天地未形之先說起，以有天地方有人，有人方成得世界，自此後，茫茫終古，治亂紛紜，皆非人意計所能及，恐無時間得盡也。寄慨遠矣。讀者但看余小註段落便無疑義。

徐煥龍曰：事有人莫能解，故于天是問，蓋聊以寄其感慨。雖明知其事之荒唐，亦問。此千古奇觀，本不可以文義之條貫，物理之信確繩之，無從強解。然卽其字句，細細玩之，亦多可意逆，而其解不甚相遠。

蔣驥曰：舊序云，原辭止書於壁，而楚人論述成篇，則未必然。

吳世尚曰：原自以忠而見放，信而見疑，因遂思天地之內，古今以來，有多少可知不可知、可信不可信者，因遂作爲此篇。其名天問者，言天下事原有不可究問者也。名問而實自答矣。○又曰：古人雖無意於文，然因事陳詞，長或千百言，短或一語二語，決未有無其指意法度焉者。屈原以博聞強識之學，嫻於辭令之才，遭讒被放，悲天憫人。於宗國也，恐再罹吳光入郢之禍；於氏族也，則深抱子文爲善之懼。長歌代泣，作爲此篇。

屈復曰：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直菹醢，讒佞高張，自古然也。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

人物，變怪傾欹，及歷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非天是問，將誰問乎？蕭條異代，尚欲搔首一一問之，而況抱痛者乎？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判，嗚呼！是之謂天問。

夏大霖曰：天問之文，今策問之式也。雜舉是非之說以爲問，要讀者察其孰是孰非爲去取耳。註此篇，要如射策一般，求其主意之綱領，闢其異說之歧趨，歸於一理之大同，則得之矣。前古聖人，以憂世憂民之心，開天闢地，以奠安斯民。其憂勤致力者，無所不用其極。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此皇天之所由集命也。乃有無知者，談天則誣天，說地則誣地，語人則誣人，傳其所不必傳，考其所無可考，極乎理之不可極，識乎理之不必識，而思與開天之聖人爭其傳考極識，皆亂天下之說也。巧言簧口，何自古之已多，究竟俱無用，惟有傳考前王，極其理之已然，識其理之當然，憂勤無數，以集天命，立國方永，此天問篇之意也。首以傳考極識見聖人憂世之心，末以皇天集命明峻命不易之理。中自明明闇闇至曜靈安藏，言聖人平天之事也；而中有誣妄之說。次不任汨鴻至烏焉解羽，言禹成地之事也；而中有誣妄之說，與不可窮究不必窮究之說。自禹力獻功至焉得夫褒姒，詳三代興亡之事也；中間言女婦，見夫婦人之大倫，言祥不足憑，言肆不足誅，問君之惑亂不惑亂耳。至於人才乃國之幹，立賢無方，但視湯文，顛倒功罪，勿如皇紂。視人心之向背，知天命之去留，可歷考而知也。末以悟過改更望君，以悞國告令尹，是其本意。王逸謂其書壁，情當有之。蓋明言規諫，久置不省，隱言書壁，或過一觀，應有此極思也。謂見圖畫而書，乃因不知其文之敘次，妄誣之說。但書

有錯簡，六經皆有，篇中帝降夷羿連十二句，應置惟澆在戶之前，接何以遷之之下，餘無不敘次者。

陳遠新曰：天卽理也。理有可信，亦有可疑。理可疑，故有問。疑而問，卽以問而使人悟，故舉曰天問也。又天，君也，問之冀其一悟也。中間有無可問之事，有不必問之事，有所當問之事，次序井然，脉絡條貫。王氏目爲題壁之文，固爲疏略；朱子集註，每多疑謬之闕，亦未精詳。近日註家，就其文義相近，分爲段落，似爲近之。但細案究，未得其大旨所存，因以一得之愚，別爲章次如左云。

戴震曰：問，難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測者，設難疑之。

陳本禮曰：此屈子題圖之作，非渺茫問天詞也。時當戰國，齊諧志怪之書，山經瓊語之說，事多荒誕不經，楚人不攷其實，輒將琦瑋儵倮之事畫於先王之廟，公卿畫於先公之祠，以爲殿壁觀瞻，而不知褻神瀆祀，莫此爲甚。三閭一腔忠憤，無可寄託，故各按諸圖而題之，以寓其褒貶不平之慨；非彼蒼夢夢，必待千百世後人擊其蒙而發其覆也。後儒泥王叔師問天之說，昧題圖之義，儼若屈子鑿空杜撰此百十問，爲驚疑眩俗之談，豈不謬哉？

胡文英曰：此篇皆鬱極無聊，搔首問天之語。王逸謂天尊不可問，非也。戰國時，百家雜說繁稱已盛，屈子借以抒憤，不必古來盡有是事也。沈亞之謂楚先公祠廟中所畫，屈子既已斥遠，安得復至先王廟中？且各國之事與無關治亂，于楚不相涉者亦在，不已煩乎？讀者正宜領其維皇降衷，衆庶馮生，與一切治亂興亡之迹，斯有益于身心。若徒欣奇羨異，則齊諧足矣，何必于斯？至柳州天對，未免爲蛇添足。

胡濬源曰：天問一篇大旨，總爲楚懷璧色信讒棄賢，以致亡國辱身而發。而故雜引荒誕以亂之，似癡非癡，憤極悲極也。總之天問題甚明，是設天以問人，非人問天也。篇中所引，多是戰國時野人語及橫議家書，經秦火燒盡。必對必強解，便是迂板先生。惟怪妄鑿空，方成古今奇書，方見屈子忠憤無聊之極。觀圖而作，或是情理。但云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壁畫，呵而問之，則廟與祠當在郢都，何云放逐彷徨山澤？豈廟祠盡立於山澤間乎？大抵說古人書，不過情理二字。情理不易通者，不可強解。從來註楚辭者，正坐迂板，又強作解人也。解必證以古書，但諸所引證，淮南既係漢人書，竹書又晉太康時出。山海經亦小說之祖，並非禹、益書。其餘雜書，益不可據以解屈。鄭康成以王制釋周禮，傅良猶譏爲漢儒言，況此以荒唐解荒唐乎？又按禹治水通轅轅山化熊，塗山女化石生啓一段事，淮南子書並無此文，乃唐顏師古所引。若列仙傳稱劉向撰，劉向七十七篇書並無列仙傳。山海經謂禹、益書，又何以知夏后開，且有成湯、文王墓及漢時地名等語？竹書汲冢，出於晉時，其大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既與尚書悖謬，卽師春一篇，亦與杜預所稱全不符。幽王使虎食太子宜臼事，本書亦無，後人亦妄引之。至拾遺記，本姚秦王嘉所撰，尤多荒唐。諸書註家多援以釋天問，故再指出之。

丁晏曰：楚辭天問屈子呵壁之所爲作也。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古賢聖神靈、瑰瑋僂佹之形。屈子仰見圖畫，一一呵而問之，以寫其忿懣牢愁之志。所爲痛極而呼天也。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畫，漢世猶然。漢魯殿石壁及文翁禮殿圖，皆有先賢畫像。武梁祠堂有伏戲祝誦夏桀諸

人之像，漢書成帝紀甲觀畫堂畫九子母。霍光傳有周公負成王圖，敘傳有紂醉踞妲己圖。後漢宋宏傳有屏風畫列女圖，王景傳有山海經禹貢圖。古畫皆徵諸實事，故屈子之辭指事設難，隨所見而出之，故其文不次也。東漢順帝時，侍中王叔師撰爲章句，叔師敘稱天問多奇怪之事，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闕者甚多，不能詳悉。今子政子雲之說久佚不傳，叔師依據舊文，章決句斷，注天問者，莫古於是書矣。

謹按：王逸以天問爲問天，其說非也。洪氏補注從而伸之，屈氏新注、陳氏精義，並推闡其義，以爲屈子孤憤，無可宣洩，故上訴蒼昊，以求一舒其意，註家多默契其說，實則似是而非之論也。夫謂屈子執履忠貞，橫被讒逐，斯篇之作，有感而發，然篇中自與廢存亡、善惡因果而外，奚必波及於天地之窈冥，萬物之詭怪，汎濫無歸，以自失其主旨哉？故以天問僅爲舒憤寫憂之作，未免皮相之論也。王夫之之說，雖若與章句異，而仍狃於舊注諷諫之義，於題旨抑猶有間。蓋屈子存君興國之辭雖多，而天問一篇，則不盡闢諷悟之義也。故王氏與陳氏並知天問之不當爲問天，所見則是，惜乎俱不得其說耳。諸解中惟戴震說爲近之。蓋天問之義，與素問略同。全元起云，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問。林億謂其義未明。乾鑿度云，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病瘵由是萌生。故黃帝問此太素質之始也，素問之名由此。其言是矣。今觀其書，凡天地之象，陰陽之候，變化之由，死生之兆，無弗及者，豈直爲醫家言耶？天問云者，猶言以此自然

界之一切事理爲問耳。春秋繁露順命篇，天者，萬物之祖。周禮天官鄭氏注：天者，統理萬物。莊子齊物論郭注，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是則天無所不包，屈子以天問題篇，意若曰，宇宙間一切事物之繁之不可推者，欲從而究其理耳。故篇內首問兩儀未分，洪荒未闢之事；次問天地既形，陰陽變化之理；以及造化神功，八柱九天，日月星辰之位，四時開闔晦明之原；乃至河海川谷之深廣，地形四方之經度，崑崙增城之高，冬暖夏寒之所，皆天事也。天事之外，旁及動植珍怪之產，往古聖賢凶頑之事，理亂興衰之故，又天道也。蓋天統萬物，凡一切人事之紛紜錯綜，變幻無端者，皆得攝於天道之中，而與夫天體天象天算等，廣大精微，不可思議者，同其問焉，此天問之義也。○又按史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者，卽司天司地之南北（北一作火）正也。亦卽堯典所稱歷象日月星辰，敬受人時之義和所自出者也。屈子楚之同姓，爲懷王左徒。左徒之職，與周之史官等。古之史官，兼掌天事，如天官書稱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太史公自序亦稱司馬氏重黎之後，而世典周史。左氏昭八年傳，史趙對晉侯陳亡之問，歲在鶉火，今在析木之津云云，史趙亦晉太史。又昭二十九年傳，晉太史蔡墨言五官五祀。漢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漢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義和之官。）子韋，宋景公史官，皆其證。屈子博聞彊志，而又義和世官，故能致疑於幽邈不測之天道如此。天問之作，非直爲抒愁，亦非專爲諷諫，與離騷九章諸篇異也。